



华不注投稿邮箱:
qlwbhzb@163.com

【琐记】

记忆中的章丘小县城

□高东安

1968年,我从外地迁回了老家章丘。那是一个残秋的夜晚,我在明水下了火车后,背着沉甸甸的行囊,走出了那个只有两间小平房的候车室,沿着昏黄的路灯,穿过小城那一条条破旧的小街,拐进拐出一个个清冷的小巷,朝着城外东北方向,直奔陌生的故乡——这是我回到章丘的第一印象,那年我16岁。

回忆起那时的明水城,泛黄的碎片在脑海里飘零纷纷……斑驳的青石路面,被沧桑岁月剥蚀得凹凸凹凹的店铺门板,在北风里呜呜作响的黑乎乎的松木电线杆子,这一切一切,犹如一幅古朴而又凝重的油画,清晰而又模糊。

那年月进一趟城,忘不了光顾的就是老邮局对过的极其简陋的县百货公司,可也只能是贪婪地过过瘾而已。有一次,我想给生病的奶奶买点糕点,一问售货员,不仅要粮票,还要出示购物证。一个平民百姓,去哪里讨寻食品购物证?只好作罢。从百货公司往西不远,路北就是绣江影剧院,可在四中读高中时,从未舍得花三角钱进去看场电影,只有靠大街的秀水村露天电影场看电影时,下了晚自习后才能约上几个同学去看一次。

记忆最深的就是在明水城唯一的一家国营照相馆里,同只见过一面的未婚妻订婚相时,由于情绪有点慌乱,不小心碰到了相机支架,便被服务态度极差劲的摄影师训斥了一顿。

就在那清苦寂寞的日子里,想来也只有明水城那原始的自然风光能够滋润我那荒漠的心田——每年清明,我都会忙里偷闲,悄悄一人步行去百脉泉水乡赏泉观柳。记得那年的春寒似乎轻一些,酥酥的东风里杏花开得格外早。清明节这天,空中飘洒着如烟似梦的雾霭,我独自一人伫立在明水城东北角那座石桥上,凝视着呼啸奔腾的泉水汇入古老的绣江河,禁不住心潮涌动,浮想联翩,忘情地随口吟诵出一首小令:“聆听百脉泉流,烟织东湖柳秀。常忆女词人,难觅一叶舟……”

如今的百脉泉广场北侧,当年是东北西南走向的荷花飘香、水草丰茂的沼泽湿地,冬季里有的地方没了水,便成了一年一度的年集鞭炮市,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不绝于耳,为岁末的明水小城平添了几分节日的祝福。每年这个时候,急切盼望过年的孩子们便一大早跟随家人拥挤到这里,那股激动兴奋劲儿没法形容,直到听够了响声,过足了瘾,这才缠着大人多买上几包鞭炮,然后边走边回头地离去……春风秋月,岁月悠悠。一代代孩子心目中的明水城,首先应该是年味十足而又不是任何地方不能替代的东湖鞭炮市。

最令人难忘的还是昔日的明水西麻湾,一片原始而质朴的水域。清澈见底的水中倒映着湛蓝的天空和岸边的依依垂柳,一尾尾鱼儿悠闲地在水草浮萍间游来游去,煞是可爱。穿行在水滩的芦苇丛中,看到的是天光云影,燕子低飞;听到的是野鸭在幽深处咕咕私语,青蛙趴在碧绿的荷叶上声声欢唱。

恍惚间几十年过去了,明水城的旧貌已渐行渐远,多少难忘的温馨记忆留在了我的梦里。

小城往事长相忆。

【印记】

父亲一生与钟表相伴

□刘荣芹

听父亲说,他18岁那年,从街上换洋火的(现在叫收废品)挑子里买回一块旧马蹄表,拆开琢磨着修理,鼓捣了几天,这块表走起来了,从那之后便对钟表产生了兴趣。成家之后,父亲仍旧不停地往家里买表,钟表最终成了他一生的喜爱和收藏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泰山牌电视机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,母亲看到别人家有了电视,很是羡慕,对父亲说,你少买点破烂,攒点钱咱家也买台电视机吧。父亲默不做声,他一辈子不会吵架,母亲恼火了,拿来纸笔让他写保证书。几天后,小弟出差去天津,父亲拿出三块怀表,嘱咐他到天津外贸出口公司卖掉。小弟回来说,共卖了400多元,其中一块珠珀表就卖了180元。用这些钱买了台电视机,全家人欢天喜地。不料,几天后,厂保卫科把小弟叫了去,说天津外贸公司来了调查函,让他如实说一说的表是哪来的。小弟于是解释说,表是我爸收藏的,现在还有好多,不信,你到家里去看看,事情才作罢。

事后不久,八一电影制片厂到济南来拍电影,电影名字是《特字一号巨案》。不知听谁说我家有古董,就来人借了三件藏品当道具——一台苏钟、一个瓷座钟和一个民国时代家庭常见的“照壁子”。半个多月后,归还时还给了30元租借费。母亲非常惊讶,当时父亲的月工资不过60多元。

那时候,父亲经常去泇口和大金庄等旧货市场赶集,除了买表,还买回旧相机、留声机、老式望远

镜等各种旧货。修好之后再卖出,唯独不卖钟表,而且其他物件换来的钱也继续买进钟表。日积月累,我家的墙上密密麻麻地挂满了各式各样的钟,桌面茶几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表,仅那个一米多高的玻璃展盒中就嵌着各式各样的手表、怀表,阳台上成了一大堆钟表的栖息地。

父亲退休之后,手脚不闲地照料这些宝贝。他神情专注地给这座钟配上个针,给那块表换上盘弦,于是有的废表也善解人意地唱起了欢快的歌儿。客人来访时,他便给人“引见”——给这块拨拨针,马上就能听到悠扬的钟声;给那块上上弦,就能欣赏一曲绝妙的音乐。有的表上挂着一个小人,随着滴答声上下跳舞;有的表里冷不防蹦出只小鸟,“咕咕”几声又不见了,引得客人惊叹不已。最热闹的时候是每当整点时,整个房间里“叮叮咚咚”的声音此起彼伏。再看这时的父亲,脸上总是洋溢着满足的微笑,仿佛欣赏着人世间最美好、最奇特的交响乐,全身心沉浸在无限的快慰之中。

有一次,我要回娘家住一晚,父亲怕钟表动静影响我休息,就踩着凳子把我所住房间的钟表停摆。我忙说,明天还得让它们重新走起来,多麻烦。父亲说:天天侍弄这些表我才高兴。

一次,小弟在药王楼结识了一位藏友,当得知小弟喜欢钟表时,对方神秘兮兮地说:济南有一位收藏钟表的大家刘老太爷,他家的钟表多得数也数不清。小弟忍着笑问:您见过他吗?对方摇摇头说没

见过,是听别人说的,一般人进不去那门。小弟笑着说:赶明我去敲敲门,看让我进不。他回来一讲,一家人哄堂大笑。

父亲80岁那年,从不写诗作文的他套用古诗《春晓》,挥笔写下了四句感言:“身居陋室小,四壁皆钟表。夜来听摆声,时光知多少?”我找人写成条幅,挂在钟表之间。

父亲于2007年离开了人世。他曾说过,他放表的箱子有个夹层。我们小心翼翼地在一盒盒的表搬出来,拿开夹层隔板,一个个纸包出现在眼前。打开纸包,里面全是父亲收藏的怀表精品,数一数,正好十块,父亲的意图显而易见——五个子女人均两块。接下来,我们就把箱子里所有的表分成五份,这时我看到每个人都有一块崭新的上海牌手表。父亲生前说过,中国的第一代机械表是上海1958年生产的,定价一直是120元,那时候人们的工资才三四十元,可见当时它是多么珍贵。父亲说,别看现在都戴电子表了,再过些年这些早期的上海机械手表就成为收藏热门。几十年过去了,如今有着“581”标号的这款手表,品相好的旧手表都可以卖到两三千元,证实了父亲作为收藏家的预见。

此后,每到星期六我们兄妹五个就回家聚一聚,一起欣赏父亲留下来的这些珍贵收藏。

一天,二弟找到我说,父亲的钟表分散在各家,再想见到也不容易了,我们不如把它们拍成照片出一本书吧。这个提议得到了所有兄弟姐妹的赞成。父亲去世两年后,这本凝结着他老人家智慧的《中华民间古钟表收藏》出版发行了。

2015年,已经在收藏界大有名气的二弟又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,要把搁置在各家的钟表再集中起来,成立刘氏家族钟表博物馆。于是在父亲离开我们十年后,济南七贤文化广场隆重举行了山东省刘氏古钟表博物馆开馆仪式。

此后,观众将免费欣赏父亲留下的这些宝贝,不但引导民众的收藏兴趣,还能普及钟表知识和钟表历史,父亲留下的遗产变成了一笔社会财富。亲爱的父亲,您一定更高兴吧!



刘氏古钟表博物馆。



本文作者的父亲。

【足迹】

倒塌的五里牌坊

□孙葆元

在纬十二路与经十路的交叉口有一处地名,叫五里牌坊。五里牌坊并没有牌坊,据传这里原来是一座牌坊的。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牌坊有两个作用,一是用作门前的装饰,二是用于旌表。大凡牌坊都有名字,五里牌坊也应该有名字,但是它叫什么名字呢?民间记载,清嘉庆年间,这个地界有一陈姓人家,家有一双女儿,眼见老父老母日渐老去,一双女儿为了侍奉双亲矢志不嫁,老父先去,老母后行,送走母亲后她们双双自缢在母亲的棺木旁边。官府旌表其孝,遂为她们立下牌坊。坊的额上镌刻着“旌孝双亲”。这个坊应该叫“旌孝双亲”坊。

这也是一个“孝”的故事,可是这个故事陈旧地化成了泥淖,在恢复孝传统的今天实在没有复制的必要。旌表以生致死,追随亡灵,是反人类的文化,它的邪恶在于泯灭人性,这个坊表彰的是封建的糟粕,以致人们宁愿以里程来称呼它,也不愿意提及它的名字就是这个缘故。“五里”是说它坐落在离城五里的地方。解放以后这座牌坊被拆掉,如同它所属的那个旧世界也走入历史的坟墓,这个遗址上记载的故事倒是一个反面教材。现在的“五里”距城已经融入城市中,然而遗址上的“五里”却有意义,它是旧文化向新文化转变的里程碑。依然是传统的“忠孝节义”范畴,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。在我们弘扬传统文化的

时候,绝不可一味照搬与效仿。

昔日的五里牌坊是一处三角地的地标,东西的经十路是一条新开的通衢大道,南北走向的纬十二路是商埠区的尽头,一条马路横亘,挡住了城市的繁华。我上一辈的济南人有一句十分俏皮的歇后语,逢有人吹牛,他们不会直接戳穿,就说,你这话得上十二马路西边听去。可见十二马路之远,也可见十二马路以西之荒凉。荒凉的五里牌坊三角地渐渐不荒凉了,这里建起了工业区,就在那个角上屹立着济南汽车配件厂,它是公私合营后十余家小机械作坊合营成的近代工业企业,承担着新中国汽车工业零部件制造的任务,我国著名的汽车品牌都有其供应的零部件。汽车配件厂往南坐落着水泥厂,济南城市建设,水泥都是从这里诞生的。还有一家拔丝厂,在那里工作的全是残疾人,他们身残志不残,用残躯阐释着生命的意义。往西有铅笔厂,著名的友谊牌铅笔就是那里的名优产品,几代济南人的童年都是用友谊铅笔做作业的,这些铅笔行销四海,描绘出了多少少年人的梦。

五里牌坊的东南角是一条小街,低矮的房舍,拥挤着数百户人家。在搞活经济政策的感召下,一夜之间这些低矮的房子全变成商店饭店。附近工厂的职工来来往往,在这里就餐,随手买一些便宜的日用品。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

代的五里牌坊。改革时代的发展从来都是一夜之间的事。工业改制以后,汽车配件厂搬走了,没离开经十路,而是沿着经十路西行,疾驰几十公里在长清地界落脚,改成沃德公司,那条路也叫沃德路。水泥厂也搬到了那边。其余的工厂在新的经济潮流中转型,曾经聚集着几十万产业大军的五里牌坊沉静下来,清晨再也看不到穿着工装的人潮水般涌过马路,连空气中弥漫的机油味也被历史的风吹走。

又是一夜之间,这里群楼并起,现代化的商业大厦雄踞路口,那个经十路与纬十二路的交叉点气势恢宏,它已不再是繁华的界限,而是繁华的中枢,聚集着新时代的气象。我与五里牌坊有着半个世纪的渊源,我的妻子就在汽车配件厂上班,每天乘坐101电车从东城赶到西城,工厂制度严格,电车开行不遂乘客急切的心情,每天上班都是忐忑的,不断看表,怕晚点。晚点了要扣奖金扣工资。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这样的心情里送走了自己的奉献生涯。再回五里牌坊,脑海中熟悉的坐标消失了,面对崭新的五里牌坊,我们的心充满惆怅,在楼群中寻找着昔日工厂的痕迹,可是踪迹全无。我想这里应该建立起几块纪念碑,刻上某某厂遗址的字样,毕竟那是中国工业化走过的路,无论未来多么辉煌,基石都是不能埋没的,那是里程碑。